

泰戈尔

作品集

人民文学出版社



735.11
/
1:3

泰戈尔作品集

三

短篇小说

053178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八八年·北京

目 次

河边的台阶 (俞大綱譯)	3
委托保管的财产 (陈慧譯)	9
还债 (黎曉譯)	20
愚蠢的拉姆卡納伊 (貝金譯)	29
紙牌国	36
是活着, 还是死了? (以上俞大綱譯)	46
流失的金錢	60
棄絕	68
素芭	76
喀布尔人 (以上謝冰心譯)	83
解脫 (貝金譯)	92
摩訶摩耶 (唐季雍譯)	105
原来如此 (俞大綱譯)	113
判決	122
无法挽救的災禍	134
练习本 (以上貝金譯)	138
深夜 (謝冰心譯)	146

短篇小說

1884—1894

河边的台阶

你要是想听过去的旧事，你就坐在我这个台阶上。你听，那微波起伏的流水正在低声地诉说哩！

转眼就要到九月了。河里的水，涨得很高。我的台阶就只剩下四级露在水面上了。水已经涨到河岸低的那部分。那一带有芒果林，林中长满了密密层层腰果的树秧。在河流拐弯的地方，有三堆旧砖头，在水中巍然耸立。天刚亮的时候，系在白杨树下的渔船，在那时起时伏的水上摇晃着。沿着河，在沙滩上长着高高的草丛，朝阳照在它们上面。它们已经开花，但是还没有盛开。

那些小船都扬着帆在这个阳光普照的河上驶过去。婆罗门祭司带着他的铜罐到河边来洗澡。妇人也三三两两地来汲水。我知道这个时候苦森该来了。

可是这一天早晨我并没有看见她来。蒲班和斯娃诺都到这个洗澡的地方来了。她们提起苦森，都很伤心，她们说，她已经到她丈夫家里去了。那儿离这条河远着呐。她在那儿孤零零地，举目无亲，人地生疏。

过了些时候，我几乎把她都忘了。说话又是一年。到河边来洗澡的那些女人已经很少谈到苦森了。有一天晚上，我吓了

一跳，因为我感觉她那双长长的，对我来说是很熟悉的脚，又踩在台阶上面了。不错，是她那双脚；可是，唉，已经不戴足镯了，走道时镯子上那叮叮当当好听的声音也没有了。

苦森已经做了寡妇了。她们说，她的丈夫在很远的地方工作，她就只和他见过一两次面。有一天她接到一封信，才知道她的丈夫死了。她才不过八岁，就已经做了寡妇。她把额上点的标志着她是有夫之妇的紅痣擦掉，把镯子也捋了下去，再回到她那在恒河旁边的老家来。可是这次回来，就看不到几个从前在一块儿玩的童年伴侣了。这几个人当中，蒲班、斯娃諾和阿瑪拉都結了婚，走了，就只剩下沙拉特还在这儿，听说她明年十二月也要出嫁了。

雨季一来，恒河的水很快就涨得满满的。象河水一样，苦森的美和青春也就一天一天地成熟了。她那深色的长衣，带着愁思的面孔和貞靜幽嫻的态度，給她的青春蒙上了一块面紗，使男人看了，就好象在雾里一样，看不清楚。十年一晃就过去了，似乎并没有人注意苦森已经长大成人了。

很久以前的一个九月底，也象今天这样的一个早晨，有一位年紀輕、个儿高、皮肤白的苦行者——我也不知道是从哪儿来的——在我前面那个湿婆庙里住下。这件事在村子里傳开了。妇女們把她們的瓶子擱下，都挤到庙里去参拜这位圣人。

每天上庙里去的人，愈来愈多。这位苦行者的大名在妇女当中傳得极快。他在庙里有时高声背誦《薄伽梵歌》，有时解釋《薄伽梵歌》，有时讲經典。有人是因事来請他指教的，有来求符咒的，也有要药治病的。

又过了几个月。在四月里，正当日蝕的时候，很多人都到恒河来洗澡。白楊树下有一个庙会。很多香客都到庙里去看这位

苦行者，这里面有些人是从苦森婆家那个村子里来的。

那是在早晨。苦行者正坐在我的台阶上数念珠。忽然有一位女香客用胳膊肘轻轻地推她旁边那位女香客说：“喂，这就是我们的苦森的丈夫！”另外一位女香客用两只手指把面纱稍微揭开一点，叫了起来：“哎呀，啧啧！可不是吗！他是我们村里恰特古家的小儿子嘛！”还有一位乘机把她的面纱卖弄一下，说：“啊呀，他的额头、鼻子和眼睛简直和他长得一模一样。”还有一位，并没有朝苦行者望着，却用手去搅她瓶里的水，叹一口气说：“哎，那位青年已经不在，他不会再回来了。苦森真是倒霉呀！”

有一位不同意说：“他没有那么长的鬍子。”还有一位说：“他没有那么瘦。”也有人说：“他也许没有这么高。”这个悬案算是解决了，这场辩论就告一段落。

有一天晚上，圆圆的月亮刚升起的时候，苦森来了，坐在我的离水最近的那个台阶上。她的影子就落在我的身上。

那时没有什么人到这个洗澡的地方来。我的周围尽是一片蟋蟀的鸣声，庙里刚刚打完钟，敲完铜锣，那袅袅余音，愈来愈轻，最后就渐渐地消逝在远岸上的那些阴暗的丛林里面了。一道长长的灿烂的月光躺在恒河暗黑的水面上。在岸上，在矮树丛和篱笆里，在庙宇的走廊下，在已经塌了的房子的地基上，在池塘旁边，在棕树林里，到处都是些奇形怪状的阴影。蝙蝠从七叶树枝上飞过来。在那些房子附近，时而传来一阵豺狼的嗥叫声，时而又静悄悄的，一点声音都没有了。

苦行者慢慢地从庙里走出来。他走到洗澡的地方，下了几级台阶，看见一个妇人，独自一人坐在那里。他正想回去，忽然苦森抬起头来往后面看。她的面纱滑了下来。当她抬头往上面看的时候，月亮正照在他的脸上。

猫头鹰在他們头上飞过，嘔嘔地叫了几声，苦森吓了一跳，她这才想起，臉还露着哩，就連忙把面紗蒙上，在苦行者脚前跪下行礼。

他給她祝福，又問：“你是誰呀？”

她回答說：“我叫苦森。”

那天晚上他們沒有說什麼別的話。苦森慢慢地走回她那就在附近的家里去，可是这位苦行者却在我的台阶上坐了好几个钟头，一直坐到月亮从东边挪到西边，他的影子从他背后移到他前面，他才站起来回到庙里去。

从那时起，我每天都看見苦森在他脚前跪下行礼。他解釋經典的时候，她就站在一个角落里听。早禱做完之后，他常常把她叫过去，讲些有关宗教的事給她听。她并不能全懂，可是她总是聚精会神地靜听，努力学习。他要她做什么，她总是完全按照他的意思去做。她天天到庙里去帮忙，尤其是在敬神的許多事情上，她老是做得又快又好；她去采花供神，又跑到恒河去提水洗庙里的地板。

冬季又快完了。風刮起来，还是很冷，可是有时在黄昏时候，忽然意想不到地从南方微微地吹来一陣和暖的春風，天上也沒有那种冷竦竦的气象了。长久的沉寂之后，又有人吹笛子了，村里又可以听到奏乐的声音了。船夫們停着桨，让船順水漂下来，口中唱着贊美黑天的歌，現在正是这样的时令。

就在这个时候，我沒有再看見苦森了。她已經有些时沒有上庙里去了，也不到洗澡的地方来，也不去看那位苦行者！

紧接着发生了什么事，我不清楚，不过，又过了不久，有一天晚上他們两个人又在我的台阶上碰头了。

苦森愁容滿面地問：“师尊，是不是您叫我来的？”

“是呀，我为什么老看不见你了？这些日子你怎么变得这么疏懒，不好好地敬神了？”

她默默无言。

“你把你的心事都說給我听，一点不要瞞我。”

她把臉稍微偏过去，回答說：“师尊，我是一个罪人，所以沒有来做礼拜。”

苦行者說：“苦森，我知道你心里乱得很。”

她吓了一跳，把紗丽的一头遮住臉，在苦行者脚前的台阶上坐下，哭了起来。

苦行者稍微坐开一点，說：“你把你的心事說給我听。我可以指引你，使你心里得到安宁。”

她回答他的时候，語調里依然充滿了对他的信心。她不知道怎样說才好，时常停下来寻求适当的字句。“您吩咐我，我就得說出来，可是我又說不清楚，师尊，您一定已經猜着了。有一个人我把他当神一样地敬爱，我崇拜他。有了这种情感，我觉得我心里簡直是充滿了幸福。有一天晚上，我梦见他坐在一个花园里，左手紧紧地抓住我的右手，輕輕地和我談情說爱，当时我一点也不觉得奇怪。梦已經过去了，可是它使得我老是着了迷似的。第二天我看見他本人，就不是梦里那种样子了。梦中那个情景不断地在我脑子里面出現。我害怕，就远远地躲开他，可是那个梦老是糾纏着我。我心里就沒有踏实过——我的心情变得非常沉重。”

当她边說边擦眼泪的时候，我觉得苦行者使勁把他的右脚在我的台阶石头上面擦来擦去。

苦森說完之后，他說：“你一定要告訴我，你梦里看見的那个人是誰。”

她双手合十，求他說：“我不能說。”

他堅持說：“你一定要告訴我，他是誰。”

她使勁地扭她自己的雙手說：“我非說不可嗎？”

他回答說：“對了，你一定要說。”

她叫了起來：“師尊，那個人就是您！”說着，她就跪了下來，把臉貼着石階，抽抽噎噎地哭了。

她恢復鎮定以後，坐了起來。苦行者慢吞吞地說：“我今天晚上就離開這個地方，你就可以不再和我見面了。你知道我是一個苦行者。我不屬於這個世界。你勢必要把我忘掉。”

苦森低聲回答說：“是，師尊。”

苦行者說：“我走了。”

苦森一句話也不說，向他跪下，用她的前額拂去了他腳上的塵土。

月亮落下去了，到處都變得陰沉了。我聽見河裡嘆喟一聲。風在黑暗中咆哮着，好象要把天上的星星都刮掉似的。

1884年

委托保管的财产

1

勃林达旁·肯杜怒气冲冲地来到他父亲面前说，“我立刻就
要离开这儿。”

“忘恩负义的坏蛋！”他父亲加干纳特·肯杜冷笑着说，“你
先把我花在你身上的吃穿费用全部还清之后，再摆出这样的架
子也还不迟。”

象加干纳特家里所习惯的那种衣食，所费是不多的。我们
上代圣人们用很省的开支，来安排他们的衣食。加干纳特的行
为也显出他在这方面的理想是同样的高超。但他不能实行这个
理想，一部分由于他周围的堕落的社会给了他很坏的影响，一
部分由于大自然要把灵和肉保持在一起的企图，存在着某些不
合理的要求。

勃林达旁没有结婚以前，一切还都顺当，结婚以后，他渐渐
地脱离了父亲的那种崇高、纯洁的标准。很明显，儿子的贪图舒
适的观念正在渐渐从精神方面转移到物质方面来了，他正在仿
效着世俗的生活方式。他不愿忍受冷、热、饥、渴的苦痛，他的衣
食的最低标准，提高得很快。

父子間常常爭吵。最后，勃林达旁的妻子害了重病，請来一位乡村医生。这位医生开了一服很貴的药，加干納特认为这就証明医生絕对无能，立刻把他赶走。勃林达旁先請求父亲让他妻子繼續治病，后来又和他爭論，但是毫无結果。他妻子死了，他罵他父亲是杀人凶犯。

“胡說八道，”他父亲說，“吃了各式各样药品的人不是也会死的嗎？如果值錢的药就可以救命的話，那末为什么国王、王后也不会长生不老呢？你总不希望你的妻子死得比你母亲、祖母更闊气，更隆重吧？”

勃林达旁如果不是因为悲哀过度而不能正常地思考，那末，从这些話里也許会得到很大的安慰。他的母亲和祖母去世之前，都沒有吃过任何药品，这是他家里世代尊重的老习惯，可惜年輕一代就不願意墨守陈規地死去。那个时候，英国人剛剛来到这个国家。即使在那个久远的年代里，善良的老人們也已被新一代的不守陈規的行为吓坏了，默默无言地坐着，勉强用水烟筒安慰自己。

不管怎么說，新派的勃林达旁对他守旧的父亲說：“我走了。”

他父亲立刻同意了，并且公开发誓說，将来他如果給他儿子一个銅币，神就可以认为他杀害了神圣的牛。勃林达旁也发誓說，他要是接受他父亲的任何东西，人們就可以认为他犯了弑母之罪。

村里的人們把这件家庭小革命当作长期單調生活中的一件快事。当加干納特取消他儿子的继承权时，人人都尽力安慰他。大家一致认为，只有在道德墮落的时代，一个人才会为了妻子而和父亲吵架。并且，他們也有充分的理由。他們說：“妻子死了，

可以很快找到第二个妻子，但父亲死后，无论你出什么代价，都找不到另一个父亲。”他們的邏輯无疑是正确的，但我想，找不到另一个父亲并不会让一个浪子感到烦恼；相反，他还把这个看成是神的慈悲。

勃林达旁离开家，他父亲并不感觉痛苦。首先，因为他不在家，可以节省开支，其次，父亲解除了一种很大的忧虑。怕被他儿子，也就是他的继承人毒死的恐惧经常纏扰着他。当他吃着他那少量的飯菜的时候，心里总去不掉这个唯恐中毒的思想。自从他儿媳死后，这种恐惧已减少了一些；现在儿子走了，这恐惧就完全消除了。

但是，老人心中，有一个弱点，勃林达旁将他的四岁孩子高克尔·章特拉带走了。那时养育一个孩子的費用还是比较小的，因此，加干納特对这孩子的感情和費用的多少倒是不发生关系的。当勃林达旁把他孩子带走时，加干納特虽然也感到伤心，但这种情感，起初还是和两人走后，每月可以减少多少費用，一年可以攢下多少錢，要多少本錢才能賺下这么多的利息等等的計算掺杂在一起的。

但是，这所空洞的房子，沒有高克尔·章特拉在里面捣乱，使老人越来越觉得难以再住下去了。现在，他礼拜的时候，沒有人来对他恶作剧；沒有人来把他的食物搶走吃掉；当他抄写賬目的时候，沒有人把他的墨水瓶搶跑。他的不受扰乱的日常生活会成为一个不能忍受的負担。他想到，这种无忧无虑的平靜日子只有来生才能忍受。当他看到他的被窝里被孙子所弄破的洞，看到席上被这位艺术家所画的墨迹，他就十分伤心。从前，因为孩子在短短的两年中把褲子撕成碎片，他曾严厉地責备过这孩子。现在，他含泪凝視着臥室里的骯髒布条。他很小心地

把它們收藏在保險柜里，并且起誓，若有朝一日高克尔回来了，即使他每年都撕坏一条褲子，他也決不再責备他了。

但是高克尔沒有回来，可怜的加干納特衰老得很快。他的空洞的家似乎一天天地更显得空洞了。

老人不能安靜地呆在家里了。甚至在中午，当村里長老們都在享受午睡的清福时，人們也会看到加干納特拿着烟袋在村子里徘徊。孩子們一看見他，就丟下他們的遊戲，成群地退避到一个安全的地方，唱着一首本地詩人給这位老人的省儉习惯編出的歌謠。沒有人敢叫出他的真姓名，叫了就怕这一天沒有飯吃。^①因此，人們称他为加干納希^②，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年輕一代总称他为“吸血鬼”，可能因为老人蒼白干癟的皮肤和吸血鬼的模样有些相象。

2

一天下午，加干納特和平常一样在村里芒果树蔭下的小徑上徘徊，看見一个孩子，看去是外地人，儼然以孩子头自居，正在向村童們解釋一种新的把戏。孩子們都被他的坚强的个性和新奇的思想所征服，大家都立誓向他效忠。他不象別的孩子看見老人走来就跑开，反而走近老人，一面抖动着他自己的衣服。結果，一个活的蜥蜴从衣服里跳了出来，跳到老人身上，又从他背上爬下，钻到樹林里去了。突然的震惊，使这可怜的老人渾身顫抖，別的孩子們，觉得这是一个极大的娱乐，都欢呼起来。加干

① 孟加拉的迷信，若是提到一个守財奴的名字，他将整天吃不到飯。

② “加干納特”是喜庆之神，相反，“加干納希”的意思是喜庆的掠夺者。

納特边走边罵，他還沒有走多远，他肩上的浴巾就忽然不見了，剎那間，已出現在這新來的孩子頭上了，變成了他的頭巾。

這個小鬼對老人的新奇的關注，倒使老人覺得是一個很大的安慰。因為很久以來，沒有任何孩子對他這樣放肆了。

說了许多好話，許下許多東西，他終於把這孩子引誘到他面前。以下就是他們的談話：

“你叫什麼名字，我的孩子？”

“尼代·巴爾。”

“你家在哪裡？”

“我不說。”

“你父親是誰？”

“我不說。”

“為什麼不說？”

“因為我是從家裡逃出來的。”

“你為什麼要逃出來？”

“父親要送我去上學。”

加干納特想到把這麼一個孩子送去上學，真是浪費金錢。他父親居然沒有想到這些，准是一個不切實際的傻瓜。

“好吧，好吧，”加干納特說，“你願意來和我一塊兒住嗎？”

“我無所謂，”孩子回答說。從那時起，他就呆在加干納特的家裡。他毫不遲疑，仿佛這所房子就是路旁的樹蔭一般。不但如此，他開始提出他對衣食的要求，那種鎮靜的態度，會使你覺得他已把一切費用全部付清；一不如意，他就毫無顧忌地和老人吵鬧。從前加干納特在自己孩子身上還容易占到上風，但現在對別人的孩子，他只得認輸了。

尼代·巴尔出乎意外地被老人这样溺爱，全村的人们都觉得奇怪。他们觉得这老人的末日已经逼近了。老人要把全部财产传给这么一个陌生的小家伙，使他们心里很不痛快。他们嫉妒得发狂，决意要害这个孩子，但是老人把这孩子保护得如同自己的肋骨一般。

有时，这孩子威胁老人说他要走，于是老人就诱哄他说：“我要把我所有的财产都给你。”孩子年纪虽小，也完全能够了解这个诺言的伟大。

这时，村子里的人们就四处打听这孩子的父亲是谁。他们很替这对苦恼的父母难过，他们还说，这儿子一定是个混蛋，才会使他的父母痛苦。他们把一切诅咒都堆在孩子头上，但是他们热烈的咒骂所暴露的是他们的嫉妒心而不是正义感。

一天，老人听见一个过路人说，有一个名叫达摩达·巴尔的人在到处寻找他失踪的儿子，现在已经寻到本村来了。尼代听到这个消息，就变得非常不安，准备撤下未来的财富逃走。加干纳特又向他保证说：“我要把你藏在一个无人发觉的地方——连本村的人们也不会知道的。”

这话引起了孩子的好奇心。他问老人：“哦，在哪儿？领我去看看吧。”

“如果我现在就领你去，人们就会知道的，要等晚上才能去。”加干纳特说。

能找到一个神秘的藏身地方，这使尼代十分高兴。他暗暗计划着：当他父亲找不到他独自回去以后，他立刻就可以和他伙伴